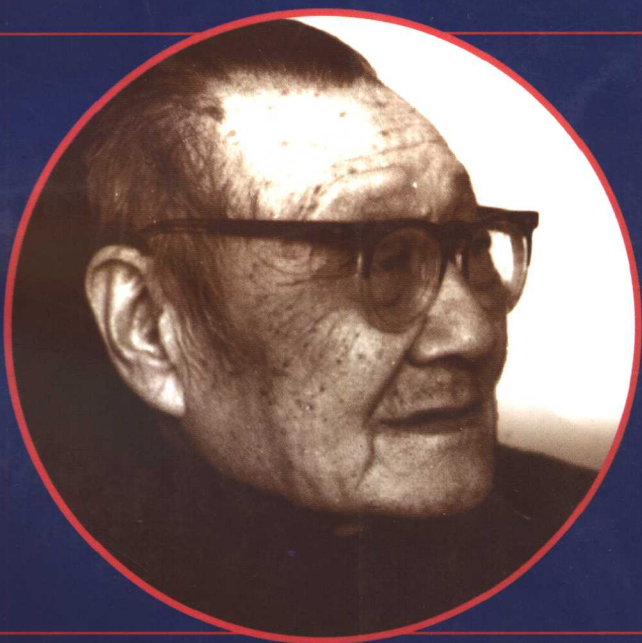


东方民俗学林

钟敬文

民俗学论集



DONGFANGMINSUXUELIN

上海文艺出版社

钟敬文民俗学论集

DONGFANGMINSUXUELIN



东方民俗学林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涂 石

封面设计：王志伟

东方民俗学林

钟敬文民俗学论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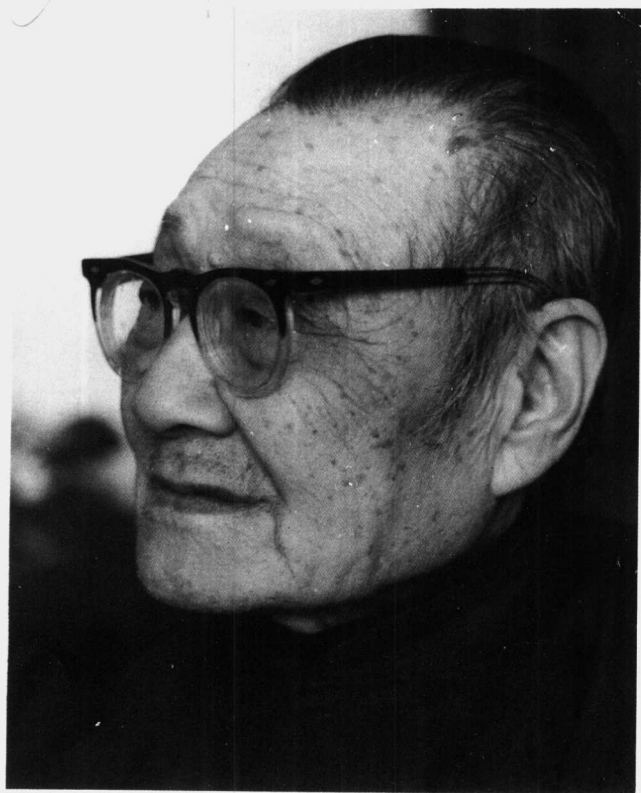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 插页 6 字数 256,000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 7-5321-1697-2/K·111 定价：19.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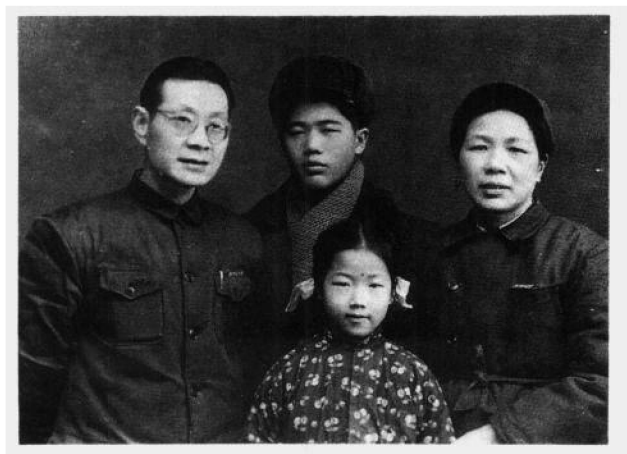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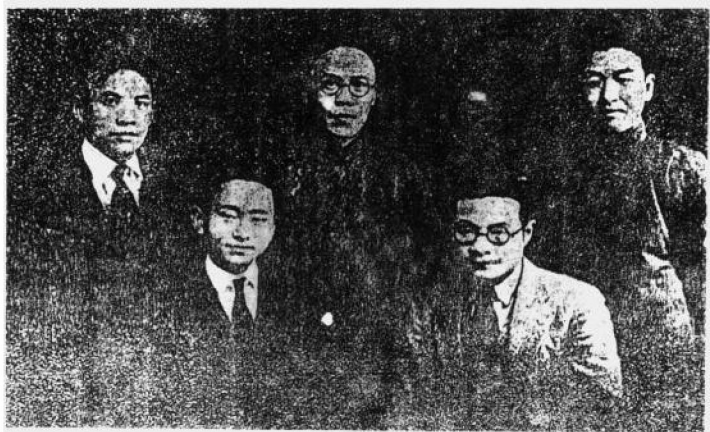
八十年代作者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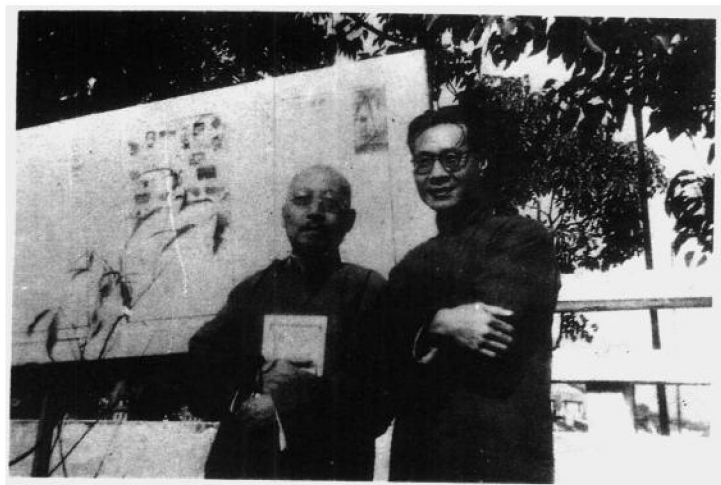
一九三四年夏作者
与夫人陈秋帆拍于
日本房州馆山

作者和夫人、儿子、女儿合影
(1955摄于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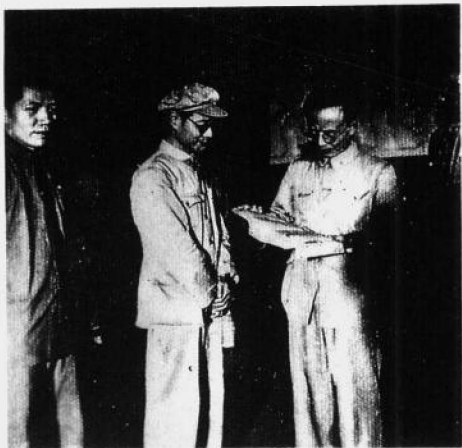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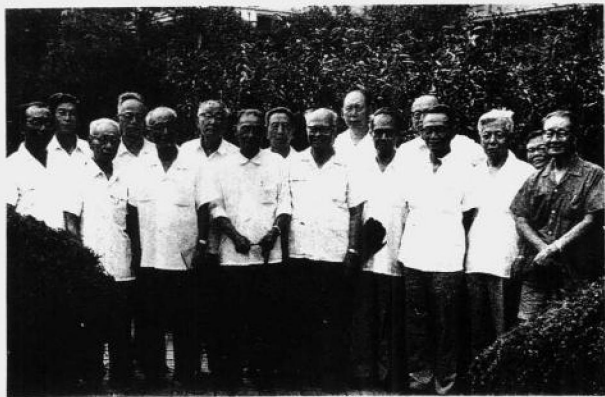
中国民俗学会在杭州送别作者留日
合影(1934年摄)



作者与柳亚子合影
(1948年元旦摄于九龙芳园)



1949年在第一次文
代会上(郭沫若
〈右〉,钟敬文〈中〉,
周扬〈左〉)



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
员、中国语言文学方面
学位评审委员会成员
合影(右一为作者)



作者与夏衍
(1988年摄)

作者与民间文艺
工作者在一起



1992年秋北京师范大学庆祝
钟敬文从事学术活动七十周
年及九十寿辰，作者与日、
美、韩三国学者合影。

1992年，作者（前
排左四）参加顾颉刚
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纪念会上留影



1992年春，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召开的座谈会上，作者接受文艺界奉献寿桃时的情景。



1996年2月3日，作者摄于北师大学术中心



夢成煙迹來溪欲白橋

重來今已鬢如銀
夢成煙迹來溪欲白橋

頭獅子面可還記得
倚闌人

九二
重來今已鬢如銀
夢成煙迹來溪欲白橋

倚闌人

重來今已鬢如銀
夢成煙迹來溪欲白橋

九二

重來今已鬢如銀
夢成煙迹來溪欲白橋



作者手迹

出版说明

民俗学是研究和阐述民间社会生活文化传承事象的一门人文科学。它的研究对象包括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三个方面,即人在与自然发生关系,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所产生的风俗习惯:土地和村落、房屋建筑、劳动、民间技术和科学、服饰、器物、工具、饮食、交通运输、交换贸易;人与人的关系,社会关系中的民俗:家族和亲族、民间组织、交际活动、人生礼仪、岁时风俗、吉庆娱乐、游戏和竞技;反映这两种关系、这两个客观存在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认识和观念、祭祀礼仪、巫术和宗教、伦理道德、习惯法、语言民俗、民间艺术等。

民俗学是我们认识人类社会自身的一门重要的学科,从整个世界的科学发展看,随着社会科学的日益发展,民俗学的建设和发展有着它客观的必然性,及时反映我国民俗学的建设和发展之科学成果,将会使人们更好地了解各族人民的智慧、创造力及其传承文化、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从而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精神;将会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为移风易俗、为树立社会新风提供重要的依据。

“东方民俗学林”旨在扶植民俗文化学术著作,系统地编辑出版我国近一个世纪以来民俗学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包括区域民俗、民族民俗、语言文字民俗和民间艺术民俗等各方面的科学研究著作,也编辑出版民俗学基本理论和民俗史方面的著作,反映百年来的民俗学研究的基本面貌。殷切希望得到广大作者和读者的支持和帮助。

上海文艺出版社

序

钟敬文先生今年九十四岁了，他还一直在民间文化这块田园里辛勤地劳作着。

每个人都以他自己的存在和活动，履践着、体现着他的生命的价值；然而同时，生命——又是整个人类不断探索以寻求其真谛的古老而且常新的命题，难怪有人称它是一个永恒的不解之谜。

比利时伟大诗人梅特林克把生命比作“沙漏”，说“要紧的不是运动的结果，而是运动本身”。这种无可奈何的立论，不乏颓唐意味。如果不问目的和意义，又何必要存在呢？

钟敬文先生则把自己的生命比作“春泥”。然而我想，这不会与陆游的“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的自况是一样的意旨，在放翁身上我们感受到的有愤世嫉俗和洁身自好的内蕴，而钟敬文先生则要“化作春泥更护花”。他以自己的生命，期冀的是一方春色满园的花圃。这“花”又当作何解呢？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作为教授的钟敬文的诸多学生。这自然不错。但我想，他一生的活动，当可作为这句话的注脚。他始终把人民、把人民的精神文化、把民间文艺学、民俗学、民间文

化学,作为他献身的神圣、崇高的对象。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中国人民受侵略、受蹂躏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也是一部民族争独立、人民求解放的斗争历史。五四运动是这一历史的高峰之一。钟敬文受到了五四运动的洗礼,为他一生的崇高建树奠定了基础。可以说,五四运动造就了钟敬文。用他自己的话说,“五四时期的政治的和文化的运动,实在是我的启蒙教师。”他称五四运动为“伟大的历史母亲”。当时,把士大夫文化和人民大众的文化区分开来,虽然成为时尚,但是“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也并非只是知识阶层多数人都可以喊得出的。在蔡元培主持下,北大《歌谣》周刊刊行之时,对民间文艺怒目而视、施以口诛笔伐的仍然大有人在。应该说,这种区分两种文化、推崇人民大众的文化,还不算是最难做到的。钟敬文弥足珍贵的品格,在于他一旦确立目标之后,就把挖掘民间文化的内蕴、颂扬人民的文化创造才能,作为一生的追求,矢志不悔。他的许多同志和同好,转去从事别的、更加钟爱的事业:进行文艺创作,从事哲学研究,倾心于古史,专志于考古。而钟敬文则选定了这条路,一直坚持走下去。如果要讨一口轻便些又舒适些的饭吃,凭他余暇中的创作产品来判断,他的诗作的灵气和散文的秀丽,未必会逊色于民间文化研究论文的深邃,做起来当然也不似民间文化研究的艰辛。他作诗上千首,直到今天,每当有感于怀,仍要赋诗志之。他先后有七八本诗集出版。刊行于世的散文集也有四五本之多。几十年来,他的散文一直被选家、评家和读者所承认和称赞。30年代,阿英编《现代十六家小品》,选择标准甚严,钟敬文的散文选列在其中,而且获得好评。郁达夫1935年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也选了钟敬文的许

多作品,并且说,他的“散文清朗绝俗,可以继周作人、冰心的后武”。

虽说如此,然而他从未因为在其他领域获得成就,而蒙蔽了目标;也从未因为受到挫折,而改移了道路。1927至1928年间他在广州中山大学参与创立民俗学会、主持民俗学讲习班、编印刊物和丛书,后因刊发《吴歌乙集》触怒了假道学的校长而被迫离职。但一到杭州,依旧初衷不改,继续致力于民间文学的搜集和研究,继续编印刊物和丛书,再度创建组织——中国民俗学会。1934至1936年间,他留学东瀛,同样为的是更好地宣扬人民的文化。他说,他“深深感到自己在民间文学理论方面底子太浅太薄,有给以加深加厚的必要”。在日本,他“每天笼在那九层楼的图书馆里”研读,这期间还发表了二三十篇民间文艺方面的论文和译文。

钟敬文虽然是一介书生,但他爱憎分明,满腔热血。抗日战争时期,大敌当前,整个中国已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他作为一个有民族气节、有良知的学者,义无反顾,投笔从戎,和一些地下党员以及进步青年一起,投身于抗战。然而,在那样一个环境中,并不能完遂他爱国爱民的心愿,“入海屠鲸意壮哉,眼前琐琐负初来”。待到返回中山大学,他依然守定原来的目标,不离开民间文化领域。1947年,他和另外几位有“左倾思想”的教授被学校当局解聘,移居香港,依然坚持人民文化的建设事业。1949年来京后他积极投身于文代会的工作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组织筹建工作,他在这个领域大逞其才,还曾担任过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以及后来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领导工作。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对人民的伟大精神创造的热爱从未减弱、更从未改变过。即使在50年代

后期被剥夺了工作权力，他想的、读的、研究的，主要仍旧是民间文化。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这种目标始终如一、百折不回的精神确是值得我们钦敬的。

按照中国的传统说法，为人要“立德、立言、立功”。在钟敬文说来，“言”便是他写下的一篇篇、一部部的著作。我们常以“著作等身”来形容某个写作者的成就，但这句话用在钟敬文身上，就是真实的写照了。除他编辑的教材、集子和译述以及文艺创作、讲话等等不算，仅学术论著就有近十种之多，包括我们现在手中的这一部。然而，这“言”的价值更体现在文章的质上。他追求真理、追求创造、追求发现。他是一个手执勤奋探索之灯走在追求真知之路上的先行者，他时时致力于学术的开拓。他的每一篇文章都是有学术分量的，日本老一辈民间文艺学权威关敬吾博士在回忆往事时，著文说：“钟敬文的文章，是把我的注意力引向口承文艺的契机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应当说钟敬文教授是我在日中口承文艺比较研究方面的前辈。”

钟敬文多次说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给他指出了治学的道路，使他受益终生。他从未“玩物丧志”，没有把研究本身当作自我目的，他总是把人民的文化同整个人民的事业联系在一起。

在民间文化没有升堂入室的封建社会，它在统治者和士大夫的眼里，始终被看作是一种“反文化”而遭鄙视、漠视和禁止。可是一旦升堂入室、被重视被宣扬之后，它也可能像经史子集一样，被当作国故，这时节，它的并非积极的一面，也可能被维护、被褒奖、被僵化，成为文化保守主义者手中的一个砧码。钟敬文则时时敏锐地把握着历史前进的脉搏，在时代发

展的背景上认识民间文学、民俗和一切民间文化事象的真面目、真走向。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来，他多次谈过、写作过民间文学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系的大题目。他把民间文艺学、民俗学、民间文化学的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科学发展的总体系、总蓝图中以确定它的位置。

不错，除掉人民须臾不能离开它之外，民间文化曾经是长期不被重视、备受摧残的。但是同时，在中国长期的历史中，一个关心和珍爱民间文化的传统也确实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完全否认这一点，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从孔夫子的诗三百的编定，到汉魏六朝乐府的建立，到宋元话本和杂剧的大兴，乃至明清小说的繁盛，都映射着这种关注的光芒。只是这种关注的事实和结果，往往被严重地歪曲了。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关注的立场，也是自上而下的。进入 20 世纪，时代虽已更移，但是从根本上说，相当一部分学者，尽管立场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但在情感上，那种自上而下的态度，还依然没有完全地蜕变。惊异于人民的伟大者有之；怒其不争者有之；愿献身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者有之；但是把自己的感情完全融化在人民的、民俗的感情之中者，却很难得。在钟敬文的诸多论述中，有严密而冷静的思考，但同时处处闪烁着他热爱民间传统文化的深情和他的喜悦乃至激动的泪花。这样的文章，不是站在外面、更不是站在上面的学者，所能够写得出的。

“立功”，或曰“立行”，便是指钟敬文七八十年来奋力开创的事业，民间文化学的建设事业，培养民间文化学人才的教育事业。他为人民的文化事业，“立行”不辍，孜孜不息，不避风险，不惮辛劳。编辑刊物、开拓阵地、创立组织、教育人才，凡是需要做的，他都勇敢而负责地承担起来。中国民间文艺研